

鲜为人知的《奥林匹克会歌》历史

◆ 杨杰民



■ 奥运会开幕式护旗仪式,最右一位是指挥大师丹尼尔·巴伦博伊姆

虽然“圣歌”也给在场的国际奥委会官员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当时并未将它确定为奥运会会歌。此后的历届奥运会则由东道主确定会歌,如1936年第11届柏林奥运会使用的会歌由德国作曲家理查·施特劳斯特作曲,罗伯特·鲁邦作词。1948年第14届伦敦奥运会上,则用了英国作曲家罗杰·奎尔特作曲、鲁德亚德·基普林作词的《不为自己而为主》。

上世纪五十年代后,随着奥运会的影响越来越大,人们普遍希望能确定一首永久性的奥林匹克会歌。于是1954年,国际奥委会在全球进行征集。可是,来自40个国家的392份应征作品中,竟未有脱颖而出者。1958年,在东京举行的第55次国际奥委会全体会议上,国际奥委会最终批准了丹麦王子阿克塞尔的建议,将第一届奥运会上所用

的萨马拉斯作曲、帕拉马斯作词的《奥林匹克圣歌》定为永久性奥林匹克会歌。从1960年2月的第8届斯阔谷冬季奥运会以及8月举行的第17届罗马夏季奥运会的开幕式起,这首《奥林匹克圣歌》就被用在每届

奥运会开幕式的奥运会会旗升旗仪式,成为奥运会重要的组成部分。这首圣歌也成为音乐与奥林匹克运动结合的一朵艺术奇葩。

《奥林匹克会歌》的歌词原文为希腊文,其内容如下:“古代不朽

之神,美丽、伟大而正直的圣洁之父。祈求降临全世以彰显自己,让人瞩目的英雄在这大地苍穹之中,作为你荣耀的见证。请照亮跑步、角力与投掷项目,这些全力以赴的崇高竞赛。把用橄榄枝编成的花冠颁赠给优胜者,塑造出钢铁般的躯干。溪谷、山岳、海洋与你相映生辉,犹如以色彩斑斓的岩石建成的神殿。这巨大的神殿,世界各地的人们都来膜拜,啊!永远不朽的古代之神。”

《奥林匹克会歌》的曲作者萨马拉斯出生在希腊的科孚岛,曾就学于雅典音乐学院和巴黎音乐学院,后移居意大利,曾是意大利歌剧院的重要人物,一生创作了15部歌剧。不过,使他在世界音乐史和奥运史上让人永远记住的还是创作于1896年的《奥林匹克圣歌》,也就是现在的《奥林匹克会歌》。(一)

马舒尔摔伤后很快复出

◆ 周炳桢

今年“坦格尔伍德音乐节”,波士顿交响乐团(BSO)献演一场莫扎特作品。音乐会的看点之一是马舒尔父子联袂登场,各指挥半场。7月25日刚刚度过85岁生日的柯特·马舒尔,今年4月在巴黎的演出时不慎从指挥台上摔下,造成肩胛骨骨折。当时普遍认为,马舒尔在10月以前是不能登台演出了。

人们显然是低估了马舒尔的“不屈不挠”。7月22日下午,他如约到场执棒莫扎特《第36交响曲》(林茨)。不过他作了一些让步,把上半场的节目《弦乐小夜曲》第24钢琴协奏曲交由其子坎多·马舒尔指挥。小马舒尔是纽约“切尔西音乐节”的音乐总监,慕尼黑交响乐团的客座指挥,美国圣地亚哥交响乐团的副指挥。今年是他参加“坦节”的第二个年头,但指挥BSO这样高级别的乐团尚属首次,35岁的年轻人未免有些“抖豁”。

开场曲目《弦乐小夜曲》太有名,太美了。指挥这部作品,小马舒尔显然很难为观众制造额外的惊喜。接下来的《第24钢琴协奏曲》要和年近60岁的大牌钢琴家奥佩斯合作,更被认为是“吃力不讨好”的差使。不过小马舒尔不愧为将门之子,他把首句处理得十分精妙,富于戏剧效果,奥佩斯的钢琴导入后,他注意分寸,不让乐队凌驾于钢琴独奏之上,和奥佩斯的合作可以说是成功的。但可能是由于第一部曲子的分量并不十分的重,协奏曲又有钢琴独奏的先声夺人,小马舒尔获得观众有节制的掌声,倒是奥佩斯欣喜异常,热情地拥抱了这位小字辈的指挥。

中场休息后,老马舒尔缓慢地、步履不太稳健走向舞台中央,观众席上顿时掌声雷动。为了方便马舒尔,他是站在舞台的平地上指挥乐队的,还不时依赖指挥席上的铁栅栏给他的背部一些支撑。他动作幅度原本就不大,再加上站位低,以致有的演奏员可能看不到他的指挥细节。马舒尔视力不好,完全是在凭记忆指挥。他一丝不苟地演绎莫扎特音乐中许多重复的乐句,完全沉醉在精致、温暖的音乐之中。重返舞台对于肩伤未愈的年迈指挥家来说是充满激动的。今年11月,马舒尔原定和“纽约爱乐”合作为期两周的勃拉姆斯专场音乐会,我们没有理由不相信他会再度挑战极限。



家族传统——

或子承父业,或夫唱妇随,或家人同台献艺,往往被传为美谈,在各种艺术中也屡见不鲜,如文学中的周氏兄弟(鲁迅、周作人)、勃朗特三姐妹;美术中文艺复兴时期荷兰布鲁盖尔家族和中国20世纪的庞薰莱家族以及音乐中最具悠久“家学”渊源的巴赫家族等。这种特别的“近亲繁殖”现象很可能与艺术自身所独具的手工性操作不无关系。艺术的研习往往依赖某些与特定材料和工具长时间打交道的技能训练,它需要很多“难以为外人道”的耳濡目染和心领神会,无法就范于现代理性的学科规范和学校体制,因而貌似“陈旧”的口传心授和“老式”的“手把手”教学反而极为奏效。于是,艺术中的家族传统很自然就成为蔚为大观的文化现象,不仅让人钦羨,也成为艺术爱好者的茶余谈资,更引发诸多饶有兴味的研究课题。

这本《国际乐坛上的名门望族》即是针对



家族,让音乐生命更为丰硕

——《国际乐坛上的名门望族》序

◆ 杨燕迪

现当代世界乐坛上诸多大名鼎鼎的音乐世家所做的梳理和介绍。作者夏宏先生长期浸润音乐,资讯丰富,视野开阔,他选取家族传统这一独特视角来切入音乐和音乐生活,所论及的人物大多是乐迷和业界所熟知的著名音乐家和他的家人。这不仅有效地丰富了我们对于音乐的认知,也让我们从一个另类的角度来观察和思考音乐。此书主要集中描写和勾画活跃在20世纪的表演家和作曲家,在展现他们各自家族环境和音乐活动的同时,也让20世纪的文化和社会政治生活的方方面面一一展现在读者面前。随着书中行文,那些在乐坛上似为人所知,但往往又只有一知半解的众多名字似真正有了活的生命,他们的悲欢离合,音乐境遇,甚至是奇闻轶事,因有家庭的纽带串联,更显生动与逼真。也多亏作者清晰而明快的文字导引,我们对这些音乐家及家人的成就,环境和时代,才有了更真切地体察。

音乐的阅读是伴随音乐聆听逐渐深入之后的必然后续。因为深入的音乐聆听必然带

来对理解的渴求,而阅读则是加深理解的必由之路。正如通过阅读此书,我们会更深入地了解大提琴家罗斯特洛波维奇的夫妻拍档成就,探察他们夫妻二人在前苏联政治风云变幻中的所作所为——如是,则我们在聆听这对令人尊敬的夫妻的音乐表演时,感觉和角度就会和阅读之前有所不同。再如瓦格纳家族自百余年前在拜罗伊特创立伟业,而这一家族的产业和事业历经20世纪的剧烈政治社会风云变幻至今香火未断。如果我们了解到其间的家庭纠葛和思想纷争,我们对瓦格纳的认识和理解也一定和以前大不相同。凡此,都说明音乐看似只与听觉相关,但音乐作为文化的一分子,它必然通过聆听而超越聆听,最终与人生、社会乃至整个世界产生深刻的勾连。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需要通过阅读走入音乐聆听,更需要通过阅读来使音乐聆听成为具有文化厚度、历史深度和社会广度的立体聆听。是为序。

对话霍洛维兹关门弟子哈灵

◆ 李长缨

听说来了一位钢琴家是霍洛维兹的关门弟子,不免好奇,便慕名而去。

拉赫玛尼诺夫第三协奏曲第一主题倾泻而出,钢琴八度同音勾勒出深远迷人的旋律弧线;继而激烈,电光击石、火花四溅;转为舒缓,冷静安详,深邃悠长,混合着拉赫玛尼诺夫清冷绵延和霍洛维兹热情灵性的音符。慢板时微闭双眼,身体纹丝不动,作派与霍洛维兹如出一辙,孤寂中的一抹浪漫在颗粒饱满的音符中缓缓流出,我似乎听到了某种霍氏精神的延续。台上钢琴家正是霍洛维兹的关门弟子,美籍印尼钢琴家埃杜瓦杜斯·哈灵。

音乐会后,我到后台和钢琴家聊了起来。哈灵说话极生动:“音乐演奏的过程是先思考,再用心感受,最后通过双手传递出去。霍洛维兹曾告诉我这三点同等重要。而我的体会心是第一位的,人在作重要决定时往往靠内心感受。音乐也一样,如果没有深层次的情感和激情,音符就没有了意义。”

我们聊音乐会上的巴赫/布索尼的《圣咏前奏曲》,“你说我弹这部作品像是在与上帝对话?霍洛维茨先生也是这么说的。上帝对每个人来说都意味不同,有的是拯救、有的是虔诚,还有的是色彩和感觉,巴赫的音乐那么富有表现力,这是一种深层次的情感。弹完之后我筋疲力尽,但我感到很满足。”

哈灵在印尼长大,父亲是厦门人,母亲是新加坡人。哈灵6岁起和5个弟妹一起学琴,1980年哈灵进入茱莉亚音乐学院学习,作曲家勋伯格把他推荐给霍洛维兹。霍洛维兹听了他的弹奏后答应收为学生,并对他说:“我教你并不是因为你可以把琴弹得很好,我只是喜欢你的音乐。你就像矿山里的钻石,还没有被切割过,可以慢慢雕琢。但怎样雕琢才能

成为漂亮的钻石,这才是最重要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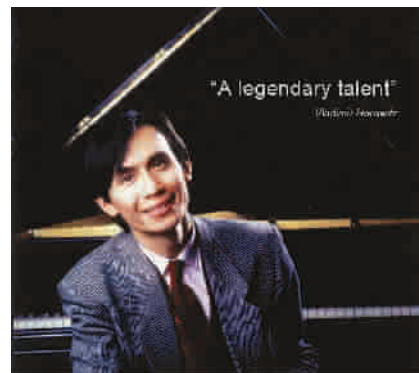
我问他,“霍洛维兹总是被称为魔术师,‘魔鬼’到天使般的音色、出众的技术,这是他的天赋吗?”哈灵说:“这也不对。霍洛维兹总是说,这都是踏踏实实干出来的。他对我说不喜欢神童,因为他自己是个神童,我也是神童,但他认为神童只是个开始,在艺术上要想做出成绩,那就必须不停地工作。拥有天赋当然让我感到庆幸,但实践才是让它变得更加美好的原因。”

我说:“霍洛维兹的音乐太有个性了,甚至有些离经叛道。那么他对你的要求,在忠于原作和表现个性之间,更看重哪个呢?”哈灵毫不犹豫地说:“我希望百分之百地忠于原作。你越了解作曲家,才能更多地理解他想要表达的东西。大家都认为霍洛维兹是浪漫派最后的钢琴大家,但他其实是典型的现代钢琴家。或许他的音乐很浪漫,但他追随贝多芬、肖邦比大多数钢琴家多得多。”

“你和霍洛维兹相处的日子里,他教你最多的是什么?”“很多人怕霍洛维兹,但他其实是个极其慷慨的人。他教会我最多的就是交流,音乐语言的华丽与否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必须要通过交流来打动别人。这其实挺难。你想要真正表达内心的音乐,你有很多话要说,要成为一个真正会表达音乐的音乐家,但你必须让别人听得明白。”

我忽然想到霍洛维兹那双手,平摊在琴键上仍可飞快地跑动,小指微翘。我下意识地瞥了一下哈灵,同样细长骨感的手。

“对同一首乐曲,霍洛维兹弹每一遍都不尽相同。他甚至可以碰错不少音,但丝毫不会减弱音乐性。”“是的,我和霍洛维兹先生最津津乐道的话题就是谈关于音乐的冒险。我们都



不想弹错音,但如果为了不弹错而担心紧张,这就不对了。如果你的错音是因为你进行了一次冒险,那就是一个有价值的错误。没有错误就没有音乐,没有错误就没有收获。写作、绘画、表演都是如此。霍洛维兹也会犯错,但他不在乎这个,因为他的音乐如此自由和友善。”

我豁然开朗,艺术来自于冒险,来自于新的尝试,双手缔造音乐圣境的背后就是有冒险的勇气。我想,它和想象力、色彩感、情感的交流和富足都是霍洛维兹给予哈灵的最珍贵的礼物!

ENCKET 东方票务

7月26日起售票

颂 Ensemble Lyrique 室内乐音乐会
9月15日 东木
Three Fall 爵士音乐会 8月26日 东艺
安德烈·汉弗里格钢琴独奏会 10月5日 上海音乐厅
捷杰耶夫 & 郎朗与马林斯基交响乐音乐会 11月20日 东艺
订票热线:962388